

住校生活

□ 谢建萍

1982 年夏天，父亲把读完初一的我，转学到离家四十多里外的一所镇初中。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住校生活。

每天吃的饭都是用饭盒蒸的，饭盒有大中小几种型号。

食堂蒸饭用的是一种大木框蒸笼。一到饭点，几百个学生蜂拥而至，寻找自己的饭盒。有时找到饭盒，已经“身首异处”，白米饭赤裸裸地躺地饭盒里；有时找不到饭盒的原配盖子，只能将就着拾一个凑合着盖上。为了容易识别，每个人都在饭盒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或其他记号，我则喜欢在饭盒外面套上一个网袋，既易识别，又防盖盒分离。

因为离家远，交通又不便，至少半个月或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。一到周末，校园空寂冷清，特别想家。大清早一个人跑去车站，看看父母有没有托村里人带菜来。倘若收到一个网袋，那就十分高兴，因为，网袋里往往放着北佬罐，里面或者装满霉干菜，有时还会有粽子、鞋子什么的。那段日子，网袋成了我与父母最为幸福的联系。

有时收不到父母寄来的菜，我就用网袋拎着一只空北佬罐，步行十几里，去亲戚家蹭饭蹭菜，有时去姑妈家，有时去大阿姨家。每次回校，姑妈都把我的北佬罐装得满满的，还寻思着再带点“活菜”（新鲜蔬菜）比如豆荚、萝卜片等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一个秋意渐浓的早上，班主任方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，说：外面有人找。我走出教室，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，母亲站在门口，肩上扛着一床超大的棉被，手上拎着一个沉甸甸网袋……

“妈，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坐小小阿爸拖拉机的。”

陪着母亲坐在寝室里，她一边给我铺床，一边和我说着话。

“这是专门为你弹的棉絮，特别宽，晚上睡觉时，可以折一半到下面当垫被。”

“这是两罐干菜，干菜里面有猪肉，最好隔三天蒸一下。”

“番薯是今天早上焖的，等下就好吃。”

吃饭时间到了，我去食堂取来饭盒，想和母亲分着吃。

“你吃，你吃，我路上吃过番薯了。”

我用调羹掏出一团霉干菜，搁在饭里。漆黑的干菜，白乎乎的油，在热腾腾的米饭上化开，香味飘逸。

“好不好吃？多吃点，多吃点。”母亲就这样看着我吃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你等下怎么回去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还是坐小小阿爸的拖拉机。”

从家里到学校，一趟四十多里路，想到母亲要在拖拉机上颠簸这么远，心里只有难过。

送母亲到公路边，看着她爬上拖拉机，拖拉机在沙石路上扬起一阵阵灰尘，望着母亲离我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梅城六眼井

□ 汪建春

梅城府前街新华书店南侧有口古井，井上有六个石井圈，故称六眼井。古话说得好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那么六眼井是谁挖的呢？

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话说明朝洪武年间，严州城府前街纯孝坊有个姓马的人家，这户人家主人叫马景福，父母俱亡，两个弟弟还小，家庭重担落在他一人肩上。家道艰难，为了生存，他把两个弟弟寄养在亲戚家里，自己跑到外地做生意去了。

马景福为人忠厚善良，赚了些钱回来，就去亲戚家看望两个弟弟。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为严州城里的大财主，买地建房娶妻生子。后来，两个弟弟也已长大成人，他也给他们娶妻成家，把家产平分给两个弟弟。

永乐四年（1406），建德连降暴雨，山洪暴发，庄稼受损，粮食欠收。乐善好施的马景福将家中储存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。对于饥寒交迫借贷久不归还者，他出于慈悲心，将借据当面焚毁，把账一笔

勾销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由于严州城内人多井少，特别是碰到旱灾之年，水井旁经常发生抢水斗殴事件，不是砸破水桶，就是折断扁担，打得鼻青脸肿才罢休。为了避免抢水斗殴事件的再次发生，马景福出钱雇人挖凿水井，他将水井挖得又深又大，并在上面铺上大石板，面开六眼，上置六个石井圈，可供六个人同时汲水。从此挑水的人再也不会争先恐后抢水吵架了。

宣德八年（1433），严州知府万观为表彰马景福，在六眼井旁立石，上刻“德沛甘泉”四个字。六眼井保存至今已有五百多年了，井圈已经磨得精光滴滑，水源依旧清冽如镜，遇旱不竭，被列为建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虽然现在人家都用上了自来水，不用担着水桶手提吊桶去六眼井去吊水了，但是像马景福助人为乐、行善积道精神值得发扬光大，对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、构建和谐社会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

建德人——浙江文明的曙光

挖掘建德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“建功立德”地域人文精神

建功立德

德文化

打造美丽环境 培育美丽经济
建设美德家园 塑造美丽人文